

Рудин /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до

[俄] 屠格涅夫

罗亭 / 贵族之家

经典
名著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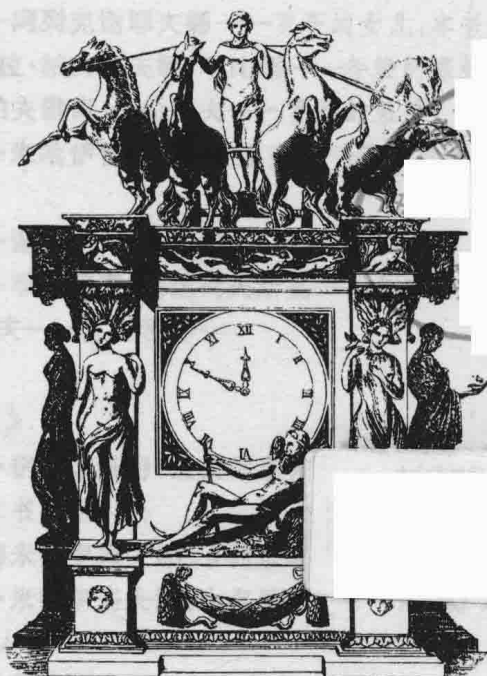
世 / 界 / 经 / 典 / 名 / 著 / 文 / 库

出版本卷十《莫文夫里新景》平 1581 并编出过文常国第表能界

罗亭 /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著

王健夫 路 工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亭、贵族之家/(俄)屠格涅夫著;王健夫,路工译. —北京:中国
和平出版社,1999.11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7-80154-181-2

I. 罗… II. ①屠… ②王… ③路…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
—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5558 号

罗亭/贵族之家

[法]屠格涅夫 著

王健夫 路工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68 1/32 10印张 300千字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54-181-2/G·174

定价:12.00元

— 本书导读 —

《罗亭》和《贵族之家》是俄国19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创作的六部著名长篇中的头两部，一向为广大读者所偏爱，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

《罗亭》描写了一个出身没落地主家庭的贵族知识分子和一位上流社会小姐的恋爱故事。小说主人公罗亭天资聪敏，博学多才，能言善辩，他那潇洒的风度和宣传真理的热情，激起了女地主的女儿娜塔利娅的爱慕，可是他们的恋爱却遭到了女地主的坚决反对，在关键时刻，罗亭则表现出自己性格上的软弱，最后不得不怀着悲伤的心情离开女地主的庄园。罗亭这个“多余人”形象具有积极的意义，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用自己的思想和语言点燃了青年人心追求真理的火焰。

《贵族之家》也是一部描写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精神悲剧的小说。主人公拉夫列茨基诚实善良，为人正派，但性格软弱。相反，女主人公丽莎的性格却要比他坚强得多，她一旦选定了拉夫利茨基，便敢于大胆地爱。后来当她得知他那位放荡的妻子并没有死，而且已经从国外回来了，可怜的丽莎又能勇敢地面对现实，毅然决然地退出“第三者”的位置，最后削发为尼，遁入修道院。这是一个“能使整个俄罗斯为之流泪”的少女形象，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俄罗斯女性的纯洁、善良、忠诚和忍耐的高尚品质。

选题策划：符绩才 赵惠中

责任编辑：郝勇 李京

责任技编：王建慧

装帧设计：天字设计工作室

世 \ 界 \ 文 \ 學 \ 名 \ 著 \ 選 \ 集

根据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 1961 年《屠格涅夫文集》十卷本译出

屠格涅夫文集

著 屠格涅夫 [俄]

译 王 蒙 王 蒙

主要人物关系表

《罗亭》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罗亭——贵族知识分子，本书男主人公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拉松斯卡娅——女地主

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罗亭的女儿，本书女主人公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李比娜——年轻的寡妇

谢尔盖·帕夫雷奇·沃伦采夫——罗亭的弟弟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列日涅夫——邻近的地主，罗亭的老同学

阿夫里康·谢苗内奇·皮加索夫——食客

康斯坦丁·季奥德奇·潘达列夫斯基——食客

巴西斯托夫——家庭教师

《贵族之家》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拉夫列茨基（小名费佳）——贵族知识分子，本书男主人公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利京娜——女地主，费佳的表姐

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小名丽莎）——卡利京娜的女儿，本书女主人公

玛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卡利京娜的姑妈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格杰奥诺夫斯基——食客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潘申——宫廷侍从官派

赫里斯托福尔·费奥多雷奇·勒姆——家庭音乐教师

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拉夫列茨基的妻子

主要人物关系

《序言》

人生最珍贵，平实而诚挚——
公

主——
公人生文外本，其文外本——

——
——

——
——

——
——

同本外本，主——
——

——
——

——
——

——
——

《第一章》

——
公人生文外本，其

——
——

——
公人生文

——
——

——
——

——
——

那是一个静悄悄的夏天河，太阳已经高高地升起，落在明净的天幕上，发出柔和的光。河面上，微风轻轻地吹着，泛起一层层的涟漪。河岸边，绿草如茵，野花盛开，散发出阵阵清香。远处，传来几声鸟鸣，给这宁静的画面增添了几分生机。

罗 亭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太阳已经高高地升起，落在明净的天幕上，发出柔和的光。河面上，微风轻轻地吹着，泛起一层层的涟漪。河岸边，绿草如茵，野花盛开，散发出阵阵清香。远处，传来几声鸟鸣，给这宁静的画面增添了几分生机。那位年轻女子是从她自己的村庄走来，她的村庄离她现在要去的那个村庄还不到一俄里；她名叫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她生于贵族，嫁于太子，却相当富有，她跟她的弟弟，退役骑兵团上尉沃伦斯基住在一起。他还没有结婚，替她管理着财产。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来到小村庄的村口，在一两分钟的时间内，迅速的衣舍倒序下脚步，把自己的重仆喊到跟前，让他进去通知女主人的病情。重仆很快就出来了，跟使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侍从，他手里拿着手帕。

“喂，怎么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都问。

“她正病着……”女仆说。

“可以进去吗？”

“怎么不可以呢？当然可以。”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了进去，直走到病床前，又向热又透气，而且充满着绝望……有个仆人从楼梯上跑下来，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环顾一下四周，看到她的弟弟沃伦斯基，一位老大的军官，他正

那是一个静悄悄的夏天的早晨。太阳已经高高地升起，悬在明净的天空；可是田野里仍还闪烁着露珠，苏醒不久的山谷里散发出清新而浓郁的香气，树林里依然弥漫着潮气，尚未喧嚣起来，只有鸟儿在那里欢快地大声啼叫。一座山岗的慢坡上，从上到下长满了刚刚扬花的黑麦，从山岗顶上可以望见一个不大的村庄。一位身穿白色薄纱连衣裙、头戴圆形草帽、手持阳伞的年轻女子，正顺着一条很窄的乡间土道朝那个小村庄走去。一名童仆远远地跟在她后面。

她心慌不忙地走着，仿佛在尽情享受散步的乐趣。举目四望，茁壮的黑麦摇曳摆动，发出柔和的沙沙声，形成一道道很长的麦浪，起伏的麦浪不断变换着颜色，时而绿波荡漾，时而红浪翻滚；云雀在高空啼啭。那位年轻女子是从她自己的村庄走来，她的村庄离她现在要去的那个小村庄还不到一俄里；她名叫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她是个寡妇，膝下无子，却相当富有，她跟她的弟弟、退役骑兵上尉沃伦采夫住在一起。他还没有结婚，替姐姐管理着田产。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来到小村庄的村口，在一间十分破旧而又低矮的农舍前停下脚步，把自己的童仆唤到跟前，让他进去询问女主人的病情。童仆很快就出来了，跟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位年迈体衰的白胡子农夫。

“喂，怎么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道。

“她还活着……”农夫说。

“可以进去吗？”

“怎么不可以呢？当然可以。”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进农舍。农舍里很狭窄，又闷热又憋气，而且充满着烟雾……有个人正在暖炕上蠕动和呻吟。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环顾一下四周，在半明半暗中看到一位老太婆面黄肌瘦、皱

皱巴巴的脸盘。老太婆头上包着一块方格围巾，胸口盖着一件沉重的厚呢外套，她呼吸困难，有气无力地将两只干瘦的手臂摊开。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到老太婆身旁，用手摸摸她的脑门……她正在发烧，脑门滚烫。

“你感觉怎么样，玛特廖娜？”她俯身在暖炕上问道。

“哎哟！”老太婆凝视着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呻吟道，“不好，不好，亲爱的！死期到了，亲爱的！”

“上帝是仁慈的，玛特廖娜，你也许会好起来的。我给你送来的药吃了么？”

老太婆悲伤地呻吟起来，未作回答。她没有听清问话。

“她吃了。”站在门口的农夫说。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向他转过身来。

“除了你，她身边就没有别的人陪她吗？”她问。

“还有个女孩——她的孙女，可是她总是不待在这里。她是个坐立不住的疯丫头，老是东跑西颠的。她连杯水都懒得给奶奶端。我自己年纪老了，能顶什么用啊？”

“要不要把她送进我的医院？”

“不用啦！干吗要往医院里送呢！反正她会死去的。她也活够了，看来这是天意。她下不了炕。她哪能去医院呀！要是硬把她抬起来，准会把她折腾死的。”

“哎哟，”病人呻吟起来，“漂亮的太太，你可不能丢下我那个孤苦伶仃的小孙女不管呀；我们家的老爷太太离这里又远，你就……”

老太婆不做声了。她说话很吃力。

“你就放心吧，”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我会照办的。瞧，我给你带来了茶叶和糖。你要是想喝茶，就喝几口吧……你们这里有茶炊吗？”她望了农夫一眼，又补上一句。

“茶炊？我们这里没有茶炊，不过可以借到。”

“你去借吧，要不我就派人送一个来，你还得叮嘱那个小孙女，叫她不要老走开。你告诉她，那样做是可耻的。”

农夫一句话也没回答，只是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接过那包茶叶和糖。

“好吧，再见，玛特廖娜！”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我会再来看你的，你不要灰心，药要按时吃。”

老太婆抬起头，向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探过身来。

“夫人，请你把手伸过来。”她含糊不清地说。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并没有把手伸给她，只是俯下身去，吻了吻她的前额。

“你要当心，”她临走时对农夫说，“一定要照药方上写的吃法给她吃药……还要让她喝茶……”

农夫依旧什么也没回答，只是弯腰鞠了一躬。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来到空气清新的室外，才轻松地喘了口气。她撑开阳伞，正打算回家，突然，从农舍墙角后面驰出一辆低矮的竞赛用轻便马车，马车上坐着一位男子，年纪在30岁上下，身穿灰色亚麻布旧大衣，头戴同样颜色的宽边帽。那人看见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以后，立即勒住马，向她转过脸来。他那张没有血色的大宽脸，以及他那双浅灰色的小眼睛和淡白色的唇髭，都跟他衣服的颜色十分相称。

“您好呀，”他脸上露出懒洋洋的苦笑说，“您在这里干什么来着，能告诉我吗？”

“探望病人……您是从哪儿来呀，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

那个名叫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人盯着她的脸看了看，又苦笑一声。

“探望病人，”他接着说，“您这是在做好事呀；不过，您把病人送到您的医院里去不是更好吗？”

“她身体太虚弱，经不起折腾。”

“您是否打算关闭您的医院？”

“关闭？为什么？”

“随便说说。”

“真是一个古怪的想法！您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是这样的，您一直在跟拉松斯卡娅来往，而且好像还颇受她的影响，可是按照她的说法，什么开办医院、兴办学校啦——这全是一些荒唐的念头，一点用处也没有。慈善事业应该在私人中间进行，教育也如

此,因为这都是一些涉及灵魂的事情……她好像就是这么说的。我倒很想知道她这套人云亦云的说法,究竟是跟谁学来的?”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笑了起来。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是个很有头脑的聪明女人,我很喜欢她,尊敬她,不过她也可能说错话,她的话我并非句句都相信。”

“您这样做很对,”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说,仍未从马车上跳下来,“因为连她本人也不大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见到您,我很高兴。”

“为什么?”

“问得真奇怪!好像我平时见到您一向都不高兴似的!您今天看上去就像这早晨一样精神焕发,妩媚可爱。”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又笑起来。

“您笑什么?”

“怎能不笑呢?您在说这句恭维话时,要是您能看见自己那副懒洋洋、冷冰冰的表情就好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您说最后一句话时居然没有打呵欠。”

“冷冰冰的表情……哼,您总是需要火一般的热情,不过火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它燃烧起来,冒一阵烟,就熄灭了。”

“它能给人以温暖。”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接口说道。

“是呀……它还能把人烧伤。”

“烧伤就烧伤呗!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总比……”

“我倒想看看,您一旦被烧成重伤,您还会不会说这样的大话,”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懊丧地打断她,抡起缰绳朝马背上抽了一下。“再见!”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请等一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喊起来,“您什么时候到我们家来呀?”

“明天;向您弟弟问好。”

轻便马车驶走了。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望着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背影。

“简直像面口袋一样笨重!”她暗自想道。的确,他拱身驼背,浑身沾满尘土,后脑勺上扣着一顶帽子,帽子下露出几束蓬乱的黄头发,他

的那副模样的确酷似一只很大的面粉袋。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顺着回家的路途慢慢向前走去。她走路时低垂着眼睛。近处传来一阵马蹄声,使得她停下脚步,抬起头来……她弟弟骑着马正迎面向她走来;他旁边还跟着一位年轻人,那人身材不高,穿一件单薄的常礼服,没扣扣子,系一条轻飘飘的领带,头上戴一顶玲珑精巧的灰色礼帽,手里拿着手杖。他早已向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露出了笑容;尽管他明明看到她正一边走路一边想心事,什么也不会发现,等她刚一停下脚步,他便马上走到她跟前,笑逐颜开,几乎是温情脉脉地说:

“您好,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您好呀!”

“啊!原来是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您好!”她回答说,“您是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的吧?”

“正是如此,夫人,正是如此,夫人,”那位年轻人神采奕奕地接口道,“我是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我来请您,夫人;我很喜欢步行……早晨的景色多美呀,路途又不远,总共只有四俄里。我来到你们家一看——您不在家。您弟弟对我说,您到谢勒诺夫卡村上去了,他本人正打算到田地里去看看;于是我就跟他一块儿来了,迎接您来了。是这样的,夫人,这真叫人感到高兴!”

年轻人俄语说得很地道,合乎规范,不过总带点外国口音,虽然很难确定究竟是哪一国口音。他的脸型具有东方人的特征。长长的鹰钩鼻子,一双向外突出而又呆滞的大眼睛,红红的厚嘴唇,平塌的脑门,乌黑发亮的头发——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位东方人;可是这位年轻人却姓潘达列夫斯基,自称敖德萨是他的故乡,虽然他是在白俄罗斯由一位乐善好施而且富有的寡妇抚养长大的,另一位寡妇则为他谋到一份差事。一般说来,中年的太太女士们都很乐意做他的保护人,因为他善于投其所好!取悦于人。如今他就住在有钱的女地主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拉松斯卡娅家里,其身份是养子或食客。他对人十分亲热,甘愿为别人效劳,有时又颇多情善感,背地里却是个好色之徒。他有一副悦耳动听的好嗓子,钢琴也弹得相当不错,他还有个习惯,就是在跟人说话时总是死死盯着对方的脸。他的穿戴十分整洁,一件衣服能穿

很长时间，宽宽的下巴颏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素丝不乱。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听他把话说完以后，才转身对弟弟说。

“我今天总是碰见熟人：刚才我还跟列日涅夫说话来着。”

“啊，跟他！他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吧？”

“是的，您想想看，他乘坐一辆赛跑轻便马车，身上穿着麻袋片一样的衣服，浑身落满了尘土……他真是个怪人！”

“是的，也许是这样；不过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这是在说谁呀！是在说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先生吗？”潘达列夫斯基问道，他似乎感到很惊讶。

“是的，是在说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沃伦采夫说，“不过，再见吧，姐姐，我得到田地里去看看：你那块地里正在播种荞麦。潘达列夫斯基先生会送你回家的……”

于是沃伦采夫骑上马小跑起来。

“不胜荣幸之至！”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激动地喊道，同时把胳膊伸给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

她也把自己的胳膊伸给他，两个人便一起向她的庄园走去。

挽着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的胳膊走路，显然使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感到极大的满足；他迈着小碎步子，喜不自胜，他那双东方人的眼睛里甚至噙着泪花，不过这在他也是常有的事，因为对于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而言，要想装出一副深受感到的样子并挤出几滴眼泪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况且，挽着一位年轻貌美、身段苗条的女士的玉臂，谁能不感到愉快呢？说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来，全省的人都一致认为她是一个颇具魅力的女子，这话一点不假。单是她那个挺直而又微微向上翘起的鼻子就足以使任何人神魂颠倒，更不用说她那双天鹅绒般温柔的眼睛、金黄而又略带浅褐色的秀发、圆圆脸蛋上的笑靥以及其他的美丽动人之处了。不过她身上最美的地方还是她那张可爱脸庞上的表情：信任、和善、温顺，这种表情既动人心魄，又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的目光和笑容像孩子一般天真无邪；有些太太小姐们却认为她是个平平常常的女子……还有什么不能令人满意

的呢？

“您是说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您来找我的吗？”她问潘达列夫斯基。

“是的，是她派我来的，”他回答道，把俄语清辅音 C 发成英语的塞擦音 TH，“她老人家非常希望并嘱我一定要恳请您赏光，今天到她那里去吃饭……她老人家（潘达列夫斯基在说到第三人称，特别是女士的时候，总是严格使用表示尊敬的复数形式），她老人家正在等待一位新客光临，她非常希望您能跟他认识一下。”

“那位新客是谁呀？”

“穆菲里男爵，一位来自彼得堡的宫廷侍卫。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是不久前在加林公爵家里跟他认识的，而且对他大加夸赞，说他是文质彬彬和教养有素的年轻人。那位男爵先生还从事写作，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哎哟，一只多么漂亮的蝴蝶呀！请您往这里看……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写了一篇论文，论述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他很想向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请教。”

“向她请教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

“从语言角度，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从语言角度，我想您是知道的，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在这方面是位行家里手。茹科夫斯基^①还向她请教过呢，至于我那位德高望重的大恩人，如今住在敖德萨的罗克索兰·梅季阿罗维奇·克桑德雷卡……您也许知道此人的大名吧？”

“一点也不知道，从来没有听说过。”

“您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重要人物？真令人感到惊奇！我是想说，就连罗克索兰·梅奇阿罗维奇也总是高度评价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在俄语方面的造诣。”

“那位男爵是个书呆子吧？”

“绝对不是，夫人；恰恰相反，据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上流社会的人。他谈起贝多芬来总是那么头头是道，娓娓动听，就连老公爵听了也感到非常高兴……老实说，我很想听听他的高

^① 瓦·安·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